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辉

回乡小记

肖刚

十年未归，竟不识家乡路，好在有导航一路指引。记忆中那条蜿蜒盘旋的乡间小路已被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覆盖，且沿途遇河架桥、遇山凿山。时值初夏，路两旁树木葱茏，繁花似锦，远处青山如黛，一路景色仿佛无穷无尽的秀丽画卷随着目光的延伸铺展开来。抚今追昔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昌乐县城的情景。

那是我考上县一中入学的那天，父亲蹬着大金鹿自行车送我入学。坐上自行车的后座，我像坐上花轿的新娘，心中充满了期望和忐忑。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热，那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坎坷不平，上路不久，汗水就湿透了父亲的衣衫。我坐在后边，忍受着颠簸之苦，更心疼蹬车的父亲，五十多里的路程骑行了近两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学校，入学的喜悦和初次进城的好奇都已荡然无存。望着县城的柏油马路，我只是想要是这路能通到我们村，那该多好啊。

十年不见，家乡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远远地望到村子，我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曾养育我、令我魂牵梦绕的小村庄。一排排新建的二层小楼整齐排列，青砖红瓦，古朴里透着祥和，绿树掩映，更显得静谧深邃。大哥早在村口等我，几年不见，大哥看上去好似还年轻了些。一边走，大哥一边指点着，这座楼是谁家新起的，那幢楼又是谁家翻盖的，房前屋后栽满了鲜花绿植，浅白色的欧式栅栏代替了篱笆环围着那些花草草，让这古朴的乡村也沾染了几分洋气。原先风一吹就尘土飞扬的土路被硬化水泥路面取代了，路旁的街灯高挑地挺立着，恍若迎宾的队伍立在道路两旁。微风拂过，弥漫着庄稼的清新气息，气流漫卷，氤氲着花草的馥郁香气，家乡真是太美了！

大哥家的楼房是去年建的，我记忆中低矮简陋的挑翅门楼已然“作古”，矗立在眼前的是一座镶嵌着橙红色大理石的新式门厅，非常气派。迈进院子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阳台，透过明晃晃的玻璃，可以看到里面写意般错落着一些花草与盆景。院子里纵横着几条防滑石板铺就的甬道，居然种植着几畦青莹莹的菜苗。听到动静，大嫂从屋里迎了出来，上前一把攥住了妻的手。进了屋，妻却不肯坐下，来回打量着宽敞的房间和整齐的摆设，既新奇又羡慕。大哥在一旁笑：“这次来，你们可有地方住了，还记得你们上次来时吗？大冬天的，房子透风撒气，你们冻得半夜起来问我要被

与诗歌相伴的日子

崔炳信

毕业之后到一家企业上班。那年“五四”青年节，厂工会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古诗词朗诵比赛，场面很是火爆，经典古诗词朗诵、古诗词背诵擂台赛，大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深深感受到了诗词之美。

虽然最终我只得了三等奖，却燃起了我对古诗词的兴趣。此后，读诗、背诗、写诗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我和妻曾是文友，爱情的故事伸枝展叶，我们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。然而，九天的甜蜜过后，我们因工作不得不分开。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……”分别前的那个夜晚，妻眼泪汪汪地吟着柳永的《雨霖铃》，而我逃到院中，仰望着星空，无奈又心酸……

数百里的距离，如一条滚滚的天河，让我们尝尽了相思之苦。鸿雁往来，妻子的信中是李清照的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？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我则回她李商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

后来，我们开了自己的小超市，终于可以长相厮守了。风里雨里，进货送货，还有单调乏味的守店时光，一切都很艰辛。妻却忙里偷闲，迷上了填词，骨子里就是个纳兰容若。那年冬天，大雪在暮色里飘落，妻即兴吟道：“新词才翻一阙，窗外银装素裹。酥手捧琼脂，恰是玉碗盛雪。”我被妻的兴致所感染，接道：“心切，心切，明朝梨花遍野。”但诗兴未尽，妻就要去给客户送啤酒了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原本诗意的雪花顿时变得面目可憎。

这些年，我们经历了许多变故，渐渐学会了珍惜生活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像陶渊明那样把尘世的喧嚣丢在身后，我们做不到；别人在名利的舞台上飞黄腾达，独捧一杯清茶安守心灵的宁静，我们也做不到。但人生在世，总要坚持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待到凄风苦雨时可以用它温暖干枯疲惫的心灵。白居易有诗云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闲暇的静夜，一炉火，两杯酒，相互对望，我们会从晏殊的《蝶恋花·槛菊愁烟兰泣露》咏到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从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咏到秦观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，古人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辗转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，人生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坦然，隔着千年的光阴从凝炼的字句中传递过来，让我们感悟多多。

有诗歌相伴的岁月妙趣横生。

进城见闻

肖胜林

从乡下坐公交车进城。车是电动车，绿色的车身，悦目。上车扫码投币皆可，六七十里的路程，只收一元。车内空间不大，座位不过十几个，车内干净，几乎纤尘不染。开着空调，清凉。

一路乘客上上下下，和我一起坐到终点站的是两位老妇。一位坐在我前面，手里提着满满一兜曲曲菜。说话间，得知她是早起从城里坐公交车到乡下挖了野菜，又要回城的。我说这季节吃点野菜好，败火。老妇应和着，又给我介绍菜的吃法：洗干净，加点味极鲜，放蒜泥，拌了吃，清口着呢。

另一老妇是提着数斤玉米面上的车。她和第一位妇人相识，打了招呼，说新磨了玉米面，去给儿媳送点。因为儿媳说不能光吃白面，要吃杂粮，健康。

她们话多，一路絮叨，说着旧时光里的事。譬如没粮的年代，吃野菜吃到脸儿绿；生活好些时，天天吃玉米面窝头，吃到胃里反酸水。当然，更多的是对当下生活的满足，好菜不想吃，倒是馋野菜；玉米面窝头也能上大席了。又看看专注开车的司机，轻声说：“出门坐车都不花钱了，怪不好意思呢。”

车行平稳。我坐她们后面，一路听她们的絮语，笑不自觉地挂在脸上。

到县城的体育广场下车，于体育广场内随意走走。广场东侧树木葱茏。走不远，听有人拉二胡，有人和着二胡唱《母亲》。循声看去，见那歌唱的是一老者，坐轮椅上，满头白发。拉二胡的也是老者，白衬衫扎进裤子里，脚上的皮凉鞋应是打过油，黑亮，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。拉的、唱的都很专注。

另有七八位老者散坐在他们一侧。一曲终了，他们拍几下巴掌。我以为他们是忠实听众，却没想到他们也是演唱者。轮椅上的老者唱完后，一位背部微驼的老者起身，搓了搓脸，咳嗽两声，从轮椅上老者手里接过话筒，说了曲目，二胡声起，他便随了音乐开唱。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曲，拉二胡的老者嘴角浮起笑意，唱歌的老者额头皱纹似乎也舒展开来。其他几人，微笑着，跟着轻唱，双手不忘打着节拍。

暑天，炎热，但看他们笑意盈盈、安详的模样，却有如沐春风的舒爽。老有所安，幸莫大焉！